

陈民牛 著

碧 血 虎 门



中国京越出版社

神州武将长篇演义小说丛书

碧 血 虎 门

陈民牛 著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

一九九一年·北京

责任编辑：莫 非

封面设计：吴大华

碧 血 虎 门

陈民牛 著

中国卓越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东直门外春秀路太平庄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淮安市印刷厂 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字数：348千字

1991年8月第一版 1993年2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2001—4000册 定价：7.80元

I SBN7—80071—483—7/G · 253

目 录

第一回	疏海防英夷侵国境 倚长城天培督虎门	(1)
第二回	遵皇命南粤赴任 尽孝心姑苏别亲	(13)
第三回	宝剑传情比武结良缘 英雄戏水患难配夫妻	(24)
第四回	抒壮志呼酒韩侯祠 传号令张榜南雄境	(36)
第五回	接督驾力戒铺张 整军纪大义灭亲	(46)
第六回	察海防严惩赃官 传督令嘉奖良师	(55)
第七回	探情报英谍装病 治心病提督用药	(64)
第八回	严海防以身许国 绘瑞菊为母祝寿	(81)
第九回	关提督计捅马蜂窝 韩财迷挑起狗咬狗	(91)
第十回	惩烟犯举国扬眉 闹法场英夷作梗	(104)
第十一回	论禁烟朝野沸腾 强国民必禁鸦片	(113)
第十二回	解私囊办水师 学 堂 熬心血著《筹海初集》	(126)

第十三回	迎钦差则徐到粤任 惩英夷天培论禁烟	(136)
第十四回	围英馆计缴鸦片烟 惩烟犯智取白眼狼	(145)
第十五回	要阴谋欲盖弥彰 将就计捉贼放贼	(156)
第十六回	察海防群英献妙计 施智谋点石化真金	(163)
第十七回	金蝉脱壳烟犯潜逃 天罗地网三捉颠地	(180)
第十八回	豫厚庵调虎离高山 关仲因巧布口袋阵	(191)
第十九回	螃蟹宴巧斗查义律 百蛋席舌战众群丑	(203)
第二十回	扬国威虎门销鸦片 伸正气英名震中外	(214)
第二十一回	施糖弹三炮齐攻发 拒腐蚀砍树斥英使	(227)
第二十二回	查义律挑起鸦片战 关天培奇袭九龙山	(240)
第二十三回	穆彰阿百般进谗言 道光帝竭力用奸臣	(253)
第二十四回	查义律再燃侵清火 关滋圃激战穿鼻洋	(259)
第二十五回	掏心术重金买文书 示坦诚爱才用关刚	(270)
第二十六回	关将军智摆连环阵 查义律败走诸战场	(281)

第二十七回	查义律复仇夜偷战 关仲因奇袭长沙湾	(290)
第二十八回	关提督巧摆蜘蛛阵 麦廷章火烧英贼舰	(302)
第二十九回	陈连陞怒揍窝拉疑 狗鲍鹏敬献宋一萍	(312)
第三十回	狗琦善卖国毁海防 关仲因愤怒闹公堂	(324)
第三十一回	关滋圃作媒牵红线 陈连陞双角浴血战	(335)
第三十二回	为民族怡良弹国贼 斩叛徒屠权丧狗命	(348)
第三十三回	争抢美双轿抬一萍 调包计生女配琦善	(360)
第三十四回	狗汉奸勾结洋鬼子 贼英夷强抢宋一萍	(372)
第三十五回	怡良抚怒斥英领事 查义律设宴炸军舰	(384)
第三十六回	陷忠良琦善要淫威 留遗物天培托后事	(395)
第三十七回	麦廷章血战靖远台 关天培怒布迷魂阵	(405)
第三十八回	慰慈母移忠作孝道 感妻情精忠报国家	(418)
第三十九回	老将殉国流芳千古 奸臣割地遗臭万年	(425)
第四十回	归魂相送面如生 平英烈火燃九洲	(433)

第一回

疏海防英夷侵国境 倚长城天培督虎门

“呼呼呼——”寒风怒号，飞沙走石，乌云滚腾，天阴沉得就差掉下来，张开血盆大口，吞食着太阳、人间……

“咚咚咚——”破格堂鼓，惊天动地，一声紧似一声，声声撕人心肺……满朝文武百官都怀着惊慌焦虑的心情，刚刚早朝过，现在又击鼓升堂，莫非是奸臣篡权，还是边防失利……入人如惊弓之鸟，似穿网之鱼，个个失失慌慌地穿衣戴帽，跌跌爬爬鱼贯而入直向金殿奔去，五公大臣，分等列队，八旗侍卫，八字排开。叩跪皇上，山呼：“吾主万岁！万万岁！”行完君臣之礼，肃立静候。众目只见金殿内，金碧辉煌，神龙腾飞，红日高照；金殿前，“肃穆”“回避”的巨型虎头牌，两边分立……显得十分庄重肃穆。道光帝旻宁早威严地端坐在金殿龙位上，冷着脸眼。文武百官一见，不寒而栗，只觉股股寒风刺骨，上牙打着下牙，身抖心颤。是气氛紧张还是天气寒冷？谁也说不清。

正在文武大臣热血凝滞、提心吊胆地静候皇命的当儿，一个武将特使冲上金殿，扑通跪倒，飞报：“启报吾主万岁，大事不好！广东海防松弛，英夷贼船涌向内河，若不立即制止，亡国亡族，迫在眉睫！”

“啊！这还了得！”道光帝红润的脸，顿时煞白，惊道：

“英夷如此猖狂，那两广总督卢坤、水师提督李增阶为什么不抵抗？！”

“启报吾主，那卢坤、李增阶整天忙着吃大烟嫖女人，哪有心思强化海防！”中堂穆彰阿眨巴着鼠眼，顺着道光帝大腿搓绳，落井下石地讨好皇上，把右手向下一劈，“这样的昏官应杀头，杀一儆百！”

穆中堂话音刚落，邓廷桢站起身，嫉恶如仇地说：“疏忽海防，关系国家存亡，对这样昏官若不从严惩处，抗不了英，绝不了烟，将后患无穷，仰祈吾主明断！”

邓廷桢话音还未落尽，又一个武将特使连滚带爬地跪伏金殿飞报：“禀报吾主万岁！闯下塌天大祸了，英夷贼船纷纷涌入我虎门内河探测，若不立即制止，必然引狼入室，亡国亡族危在旦夕！”

“英夷太无视我大清天朝，必须把点颜色给他们看看！”道光帝煞白的脸再变成铁青，怒道：“英贼太无王法，必须无条件地把他们立即逐出海疆！”

“吾主万岁！必须把英夷立即逐出海疆！”皇亲奕山狐假虎威地继续说：“还必须严惩卢坤、李增阶等人，选派得力的水师提督去广东重整海防。”

没等奕山说完，怡良深思熟虑地插嘴说：“吾主万岁！选好水师提督，才能整顿好海防，才能逐出英贼，才能禁绝鸦片，才能强我大清天朝！”

怡良话刚落音，第三个武将特使，又跪伏在旻宁面前。这接二连三，一次更比一次危急的奏报，使金殿里气氛顿时紧张、逼人，压抑得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使者哭诉着飞报：“十万火急，英夷已进入我大虎山小虎山内河里进行探索，他们肯定有亡我大清天朝的狼子野心，祈求吾主速断，否则，我大清王朝的覆灭指日可待！”

“啊！真反了！”道光帝一听，脸顿时由青又刷地煞白，把惊堂木重重一拍，抛下圣旨，震怒地道：“立即将疏忽海防罪大恶极的卢坤、李增阶拔去双眼花翎，先行革职查办，请各卿荐举水师提督人才，速赴广东上任，限期逐出英夷！”

“是。吾主万岁！万万岁！”随着呼声的飞落，金殿内死一般的寂静，连根银针掉下地都能听到，旻宁锐利的目光在扫射着文武大臣，百官亦用祈求的双眼在惊望着道光帝。空气似乎在冷却，血液也在慢慢地凝固……

“启荐我主，豫坤可胜此任。”皇亲宗室穆彰阿打破了死静的场面，颤抖着稀疏的山羊胡子，鼠眼直转地继续说：“此人大刀阔斧，办事有方，不受贿赂，公正廉洁，委他水师提督，逐出英夷是不费吹灰之力！”

“嗯。”

“启报我主，此人万万不可重用！他办事大刀阔斧还可以，廉洁奉公是爷儿俩坐皇帝——没人敢包！”嘉庆六年进士邓廷桢为了国家海防，不顾顶撞皇亲穆彰阿，针锋相对地提出：“若要逐出英夷，断绝鸦片唯有一人能胜此任！”

“谁？！爱卿快说！”

“江南苏松镇总兵关天培！”邓廷桢这十个字象十珠盐花撒进滚开的油锅里，顿时爆炸开来了。

“啊！布衣关天培！？”

“啊！他是汉人！”

“一个总兵同时还学过医，帮人治过病，能有多大的能耐！”

“启奏圣上，邓廷桢是半夜爬起哭妈妈——不知从哪块想起的！”深得皇上器重的穆彰阿震怒地站起身，嘴唇气得直抖，绿豆鼠眼直转地说：“关天培是布衣汉人，遵照先皇祖训，汉人决不可掌握军政大权。祖宗立此规矩，就是为了皇族的万世基业，您可……”

“大胆！邓廷桢你继续说下去。”

“关天培，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今淮安市）人。他出身行伍，廉洁奉公，办事更是大刀阔斧，对祖国与民族有利的事，天大困难也难不倒他，不顾个人一切去奋斗，直至完成任务。

众所周知，1826年2月，吞天食地的汪洋大海上，一支由1254只满载124万余石皇粮的海船组成的船队，正顶风破浪浩浩荡荡地向北行驶，桅杆上‘关’字黄龙大旗，被海风吹得呼啦啦直响。

领头的船头上，铁塔般威严地站立着一个四十开外、风度威严的将军。他锐目雄视着茫茫滔天的海面浪山，精神百倍地督运着皇粮船队。他，就是虎将关天培。隋唐以来，北方各地的军备皇粮大都通过京杭大运河由南北运。明朝以后，运河淤塞严重，对北方军备、皇粮运输造成极大的威胁！朝廷也曾多次派出名将，企图打开海上运输，可结果呢？不是被风浪吞没就是被海盗劫走，从未成功过。道光五年深秋，江苏巡抚陶文毅及林则徐，遵皇命继续坐镇筹办海上运输。他俩深知关天培有干济之才，便委派他督押皇粮、军备的船队由海上耀武扬威地赴京，闯开海上运输已停好几百年的生路。

船行了五千余里，快至秦皇岛附近的汪洋大海的海面上，突然遇到倾天塌地的飓风恶浪。狂风，怒狮般呼啸，撕扯着云天，滚滚地直向头上压来；大海在狂风的唆使下，重山般恶浪发疯似的打压过来，似乎要吞食大地，摧毁人间……船队在浪峰中腾跃挣扎，海上运输确比闯鬼门关还难，这究竟怎么办呢？大家皆惊慌失措，有人甚至提议，风停后，把船队撤回，绝不再卖命闯这‘鬼门关’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难之际，关天培临危不惧，把牙一咬，老练成熟地稳站在飞颠的船头上，把手中的令旗一挥，惊天动地的传令：“所有船只飞速开进避风港待命，谁若后退半步”，他瓮声瓮气地说着“咔嚓”一声，把令旗杆拗成两

截，继续威严地说：‘就和它一样下场。’

船队进了避风港，一经查点，发现有三百余只船卒，被狂风恶浪卷走。他不顾个人安危，只带家丁孙伏虎驾着快船，劈波斩浪，在浪峰中横穿直撞，寻找失落的船只将士，找呀找！一个浪峰袭来，他的快船被掀在半空中，立即又重重地摔掼在浪谷里，寻呀寻！又一个小山般浪峰打来，把他们抛到半空中再次狠狠地摔掼在恶浪巨峰间……经过两个小时的与风搏斗，与浪拼搏，终于，在高丽境内寻找到这三百余只船卒。

他们远远就见悬着高丽旗号的巡洋船，紧紧地围住那三百余只船卒，逼他们向高丽境内行驶。那三百余只船上兵将，决不肯作为俘虏船向高丽境内开去。就在两下相持不相下的节骨眼上，关天培快船冲入巡洋船间。只见高丽的巡洋船饿虎扑食般，挥刀舞剑一下子团团围住了关天培的快船。为首的强词夺理地斥责：

‘大清匪船侵犯我海疆，快随我上岸受降，否则，你们看，我们洋枪洋炮都摆布好，若说个不字，随我一声放，叫你们顿时全部葬身鱼腹，何去何从，快当机立断。’

无丝毫回音。

‘准备——放——’刚欲喊出口的刹那间，‘请勿恶语伤人！’关天培从快船船舱里巨人般勇猛地站立在高丽人刀丛中，孙伏虎一见，也‘哗’地挥刀冷逼着高丽那头头。天培见火候已到，冷静沉着地说：‘伏虎休得无礼，我大清船只在海上遇到狂风恶浪，漂入贵国境内，这是事实，但决不是侵略贵国海疆，你们帮我们船卒救出险境，我回国后定向上皇启奏，万分感谢你们……’

‘这……’高丽为首的支吾着说不出所以然来，手下的人七嘴八舌地说：‘放你们回国可以，那把粮食给我们一两船作酬劳。’

‘这……’天培见他们无理要求，内心顿怒，但又不好发

火。不给他们，身在夷地，他们硬取荆州也没有办法；给他们，皇粮军备丝毫也不能动，这究竟怎么办呢？内难外难，难坏了关天培。在这危急关头，他急中生智口若悬河地笑着说：‘阁下，给你们两三船甚至四五船粮食是可以的，但，由此失掉两国间的和气，上皇非但不感谢贵国，反而，由此种下国家间的仇恨，对你们来说，岂不是以小失大吗？为此……’

‘将军，请不用再说了，友谊为重！’高丽国那头头，见关天培非同一般的风度，滴水不漏的措词，早心抖意颤，香的不吃莫吃臭的。于是，把手一挥，顺水推舟地说：‘切莫计较士兵的闲言杂语，风浪小了，你们开船回国吧！’

关将军一见高丽那头子放行，高兴得飞身上去拉住那人的双手，感激地说：‘感谢相助，我们后会有期！’他说着，将令旗向中国海面方向一指，快船似箭般领着三百余艘失落的船卒直向停泊待令的避风港驶去。

失落的三百余只船卒与船队会师时，劳累一天的太阳早溜下西山，天已渐渐地黑下来。这时，正是强人出来动手的好时机，强行是万万通不过的。关天培眉峰紧锁，眉间那颗朱砂痣显得更红。‘猛虎添翼难闯过海上关，雄鹰插翅飞不出秦皇岛’，这究竟怎么办呢？……他沉思半晌，果断地对同来押船的将士们说：

‘将士们安排上岸烧饭，但要百倍警惕船粮安全，我和伏虎上山去，朝拜先主关圣帝，假如我有什么闪失，师船由孙伏虎率领，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把军备皇粮送到京城去。’

只见港湾里一片灯火烁烁，燎得满天星星也眨巴着调皮的情眼，袅袅炊烟散发在海面上，仿佛下了倾天大雾。

没容孙伏虎多想，关天培早虎步跃上港岸，直向山上奔去，他急忙飞身跟上。关大人转过一个山坡，见满山绿树遮天，他昂首直奔顶上关圣庙。他俩没走几步，背后倏地冲出几个身穿黑衣的黑大汉，手执钢刀，紧逼着他俩的胸膛：‘眼放亮堂些，快留

下买路钱！」

关天培未及抬手，后面已有两个人将他胳膊抓住。他站立不动，两臂轻轻一挣，只听‘扑通’一声，两个黑大汉都摔倒在地，来个狗吃屎。顿时，又有几个手执钢刀的黑大汉围上来。

孙伏虎见几个强人又围上来，他急步赶上‘哗——’抽出冷光逼人的青钢宝剑，直向那几个强人头上劈砍，护住关天培，说：‘休得无礼，这是关将军！’

关天培心想，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忙拉开孙伏虎，说：‘我要拜会你们的头领。’

一个花白胡子的老者闻讯赶来，见关天培赤手空拳，他用手指着山顶，说：‘好吧，他在山上，你随我来，去会会吧！’

关天培在老者引导下，虎步勇猛地直向顶峰关圣帝庙奔去。在伏虎护卫下，又转了几个弯，踏上重山顶，仰目直见‘关圣帝庙’四个字的巨大匾额呈现在眼前，他俩心一喜，只顾向关圣庙冲去，他俩哪里知道，尾随他俩舞剑拿绳、磨刀挥枪……一派紧张气氛，一直跟随着他俩。

关天培随老者进入关圣庙。只见大殿前悬有一副对联曰：

至大至刚以直

配天配地无疆

大殿正中置有关圣帝塑像，赤面长髯，仪表威严，两旁关平、周仓护卫着，像前烛光闪闪，香烟缭绕，许多人虔诚地跪在地下，连声祈祷……对这一切，关天培都没放在眼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进殿拈香，跪倒参拜。他微闭着双眼，嘴里有意叽哩咕噜地叨念着：‘吾主关圣帝，我是您六十四代孙关天培也，望您显神保佑我首次护送军备皇粮顺利进京……’

那老者及跪伏磕头的人一听，都大为吃惊，我们都是奉令前来截他皇粮军备的，真是天巧地合，却来了个关圣帝后裔，这……

这怎么办呢？他们一下都被将住了，无计可施，只好仍装烧香磕头祈祷的香客。老者一听，除吃惊外忙失失慌慌地跑到后院大门洞口，急报：‘来者关天培，系关圣帝六十四代孙，他护送军备皇粮到北京，动手还是……望速定夺。’

‘关圣帝后裔……’那个端坐在虎皮椅上的强人头头听后，匆匆地走向大殿，后边灯笼火把尾随着一大帮喽啰。头人一见关天培仍在磕头祈祷，冷不防惊雷般喝道：‘你到底是何人？’

‘我是关圣帝六十四代孙——关天培也！’

一句话如雷贯耳！那头人再次考问道：‘你来此处有何公干？’

‘奉皇旨，护送军备皇粮到北京，万望诸位首领借路放行！’

‘哈哈哈！我们是专来截你皇粮军备的’。那头人爆发出一阵狞笑，忽又止住，拔出灼亮的匕首，一把扶领地抓住关天培，匕首对准他的喉咙，这时家丁孙伏虎决不示弱，立即也‘哗——’飞剑出鞘，剑尖直刺那头人的心窝，满庙磕头烧香的人都跃身拔出宝剑、匕首，掏出绳索……庙里气氛顿时冷却凝固起来。那头人突袭地喊道：‘谁是你祖先？你来此到底有何公干？’

关天培面对匕首、刀丛，胸有成竹威严地指着殿中关圣帝，十分流利地回答：‘关圣帝是我的先祖，我是他六十四代孙；我奉皇旨护送军备皇粮赴京，途经贵处，恳求诸位首领看在先祖关圣帝面上借路放行。’说着，关天培为缓和气氛，故意错开话题：‘刚才我从大殿经过，看到诸位这样虔诚地供奉先祖，心中感激之至。’

话音刚落，从背后又跳出一个头领，挥舞起寒光逼人的宝剑，直向关天培胸膛飞刺而来，威逼地喝道：‘你冒充关圣帝后裔，唬弄不了我们！’

关天培临危不惧，‘哗——’愤怒地撕开胸前衣衫，同时把胸挺挺，刚欲辩护，家丁孙伏虎用身体护住关天培，指指关圣帝

像，要他们看看关天培的方面大耳，面如重枣，确和关圣帝一模一样。

那几个强人首领似发现新大陆般，反复审视着关天培与关圣帝的面容到底像不像，左看右望，简直似一个模子脱下的天衣无缝，但为了进一步证实，一个面像黝黑凶神般首领，跳起来逼问关天培：‘你说你是关圣帝六十四代孙还有何证据？！’

关天培不加思索地说：‘先祖至我，整整六十四代，我家有家谱为证，不信我背给你们听听。’

众首领脸色庄重，屏住气静心地聆听关天培滚瓜烂熟地背完六十四代家谱，人人吃惊地睁大了双眼，个个钦佩得目瞪口呆。随着一个中年头领抛下匕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小人冒犯了关圣帝之后，万望关将军海涵。’其余的头领及强人都‘哗啦啦’地收起武器，一起跪倒在地上，静听中间那位中年头领说：‘我们闯荡江湖，最崇敬忠勇传世。劫粮不劫关家粮，打仗不打关家兵，这是我们立下的规矩。今日冒犯关将军，请将军恕罪。’

关天培虎威扑扑地走上去，将他们一一请起，说：“我们都是初次见面难免误会，俗说‘不打不相识’嘛！务请诸位借路放行。”

待关天培将自己护送的军备皇粮赴京的情况说明后，那个中年首领忙说：“这个包在小的身上，只要将军船上悬起‘关’字大旗，一路关卡皆会放行。届时，我每只船上再派两名兄弟护送你们过关，北上！”

翌日清晨，霞光万顷，染红了天和地、山与海，一千多条船只浩浩荡荡，龙腾虎跃地驰骋在浩淼无际的海面上……数日后，“关”字大旗绕过胶东半岛，顺利地到达天津，再转运到北京，安抵皇仓。

当晚，在京供职的同乡好友丁晏设宴招待他，两人痛饮，叙

说乡情，皆熏熏大醉。

关天培首辟海上运输新路，124万余石皇粮，颗粒不少，三万兵将，一丁未损，威震华夏。倍受您赞赏嘉奖。次年，升任他为苏松镇总兵提督。圣上，我看唯有此人，能胜任此职……”

“嗯，此人，很有干济之才，朕知道。”

“圣上，我亦赞成苏松镇总兵提督关天培，此人为人坦诚正直，办事大刀阔斧，对敌嫉恶如仇，爱民胜子……唯他能胜此任。”两广巡抚怡良，见军机首辅穆彰阿、直隶总督琦善眼珠都气绿了，他抢在邓廷桢话音刚落，忙趁热打铁地插嘴向道光奏道：

“除此，关天培在任扬州营守备期间，市场上一度金币泛滥，造成物价飞涨，社会动荡不安，严重地威胁着朝政和百姓生活的安定。为此，先皇特令扬州府协同邗江县官查办此事。扬州府、邗江县接旨后，到处张贴告示，捉拿私铸金币犯。打草惊蛇一年时间白白地耽误了。先皇震怒，革去邗江县令，再命扬州府官火速破获私铸犯。扬州府台，立即悬重赏：谁能拿获私铸犯赏金五百两。府台大人忙上忙下地又捉拿了一年，也未捉到私铸犯一根毫毛。先皇更怒，又将府台革职并令其带罪继续捉拿私铸犯，半年内若私铸犯再不捉获归案，锁拿府官进京问罪。那个府台大人急忙召来文武官员商量，要大家献计供策，共破此案。

这时，有人主张把行迹可疑的人统统拿来查问。有人反对‘满河撒网’，说：“那要捉拿多少人呀？”也有人主张化装私访，暗中捉拿。但更多人不赞成，“这浩浩大地，到那里去访呢……”

就在众说纷纭时，站出一个老年官员来。他胸有成竹地说：“此案唯有扬州营中军守备关天培，他机智勇敢，聪颖过人……他查此案，万无一失。”

大伙儿听后，投以将信将疑的眼光，一个年轻官员上前道：

‘小小的中军守备能担此任？再莫误了大事，人头落地！’

‘那……又有谁能破此案呢？」一个冷场之后，亦有些官员上前对府官说：‘眼下无人，不妨让关天培试试吧。’

府官病急乱投医，只好允诺，令关天培查办此案。

私铸犯是谁呢？关天培接到这个棘手的差事后，立即集中众人智慧，一边动员所有守备弁兵、群众，撤下天罗地网全面追查，查明金币泛滥的时间、地点、流入市场的渠道；一边暗中命令几个守备弁兵也私铸金币上市……

不日，就有一个人，他深知私铸金币的重大罪责，为了找个替死鬼，匆匆地赶到守备营面见关大人，报告最近有人私铸金币，在集市上使用，要求关大人派人前去捉拿。关天培一听勃然大怒道：‘好一个大胆的刁民，竟敢私铸金币，扰乱社会治安，该抓！该抓！」接着，他沉吟了一下，又问报告人：‘最近私铸金币上市的，会不会就是以上那帮人呢？」

报告人头摇得象拨浪鼓：‘是不是……’天培又问：‘五天前重贴了不许私铸金币的告示，刚刚上市的金币，会不会就是以前铸的呢？」

报告人更急了，连声否认：‘会不会，这批私铸的金币，较以前薄一毫分，我们有数……’

‘啪！」没等他讲完，关天培把惊堂木往桌上重重一拍，喝道：‘大胆歹徒，你私铸金币扰乱社会！你可知道最近私铸金币的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守备兵弁，是我叫他们投饵引鱼上钩的，你还有什么话可讲？还不从实招来？！」

报案人张皇失措，一时无法抵赖，只得如实招了供。接着，关天培顺藤摸瓜，一举破获了私铸金币犯王国英等十八个同伙。

关天培智勇双全，绝计破获了重大疑难案，扬州军民没有一个不敬重他。嘉庆二十二年，先皇盛赞他‘年壮技优，晓畅营务’，曾多次召见他，并嘉奖连升两级……为此，圣上，我认为